

信仰基要系列

What is the 什么是 三位一体？ Trinity?



Basics of
the Faith

S E R I E S

大卫 · F · 威尔斯
David F. Wells

什么是
三位一体？

信仰基要系列

我们如何荣耀上帝？

我们的孩子如何归信？

什么是拣选与预定？

什么是属灵恩赐？

死后会发生什么？

什么是改革宗教会？

什么是真正的加尔文主义者？

什么是合乎圣经的讲道？

什么是教会治理？

什么是门徒训练？

什么是信心？

什么是恩典？

什么是地狱？

什么是唯独因信称义？

什么是人？

什么是圣徒的坚忍？

什么是上帝的护理？

什么是属灵争战？

什么是代赎？

什么是基督教世界观？

什么是得儿子的名分？

什么是圣餐？

什么是三位一体？

什么是真实的归信？

什么是圣职？

什么是敬拜音乐？

为什么要信上帝？

为什么要为婴孩施洗？

为什么要有信经？

为什么要祷告？

为什么上帝赐下这本圣经？

什么是 三位一体？

大卫·F·威尔斯



P U B L I S H I N G

P.O. BOX 817 • PHILLIPSBURG • NEW JERSEY 08865-0817

What Is the Trinity?

Basics of the Faith

David F. Wells

Originally published 2012

P&R Publishing

P.O. Box 817

Phillipsburg, NJ 08865

<https://www.prpbooks.com/>

Simplified Chinese version published 2026

P&R Publishing

Scripture quotations are from CUNPSS — 神 . Public domain

This volume is part of P&R Publishing's "P&R for China" project. The goal of this project is to provide multiple hundreds of P&R's books in Simplified Chinese, completely free, for the Chinese church.

P&R for China is supported by donations from P&R, foundations, churches, and interested individuals. The money is used to pay our team of Chinese editors and proofreaders. P&R makes no money from this project.

To learn more about P&R for China, click here:

<https://prpbooks.com/china>

To become a supporting partner of this kingdom ministry, click here:

<https://prpbooks.com/china-donate>

我們目標是翻譯所有 P&R 出版社的書，免費提供給所有的中國教會。如果你有感動在財政上支持我們，請用以下網絡鏈接線上捐款：

<https://prpbooks.com/china-donate>

We encourage you to let us know how this book has helped you and if you find any translation errors.

我們誠邀您反饋這本書對您的幫助，或者您發現此書有任何翻譯錯誤

Please email | [請電郵](mailto:China@prpbooks.com) — China@prpbooks.com

FOR FREE DISTRIBUTION ONLY—NOT FOR SALE

P&R
P U B L I S H I N G

□ 有一点是确定的。如果基督教纯粹是人创造出来的，那么基督徒绝不会想出三位一体的教义。这个教义实在太难理解，也太难解释，没有人会刻意虚构出这样一个教义。没有任何一个宗教有相似的教义。这并不是我们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对上帝真实本相的认识。上帝是三位一体的，按照他的三一性来认识他，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事实上，没有这一真理，这个信仰就根本不能称为基督教了。

这一教义在基督信仰中如此重要，但圣经中竟然没有任何一节经文解释上帝为什么在本质上为一，却有三个有自我意识的位格：父、子与圣灵——这或许会让人感到惊讶。为什么会这样呢？

必须从众多经文中构建上帝三位一体的教义，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这教义具有多重维度，并非简单的教条。其次，上帝对自我的启示并非一次性完成，他的三一性是在漫长历史进程中逐渐显明的，因此这一真理分散在圣经的大片经卷中。

上帝首先向以色列显明他是独一无二的上帝，继而开始暗示他同时具有三一性。

但正是道成肉身的特殊事件使这一结论变得无可回避，而基督的复活与升天尤其凸显了上帝本体的第三位格——圣灵。圣灵的工作是施行基督在十架上所赢得的救赎。因此，在这始于上帝恩典的救赎进程中，他三位一体的完整本质向我们显明。用B.B.华菲德的话说：“简言之，耶稣基督与圣灵是三位一体教义最根本的确据。”¹

在教会早期历史中，上帝三位一体的本质被浓缩于若干简短的信仰宣言。诸多异端对圣经中关于上帝的教导提出挑战，这种情形在第四世纪达到顶点，教会遂以公元 325 年制定的《尼西亚信经》作为回应。这部伟大文献迅速成为阐明圣经教导与信仰要道的里程碑。此信经及后续产生的信经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们使教会在真理宣告上得以同声相应。

然而，即便有如此明确的信仰宣告，上帝三位一体的教义仍世代遭受质疑，直至今日。当前对该教义最猛烈的攻击来自那些急于与其他宗教搭建桥梁的人士。像约翰·希克那样摒弃圣父、圣子、圣灵的表述固然为与印度教、佛教及伊斯兰教的宗教对话敞开大门。可惜的是，那些离弃基督教而走上这条道路的人已经没有什么可谈的了。至少他们所谈论的东西已经不再以圣经的启示为根基，也不再建立于上帝真实的本相之上。因此，它已经不再是基督教信仰了。

我们首先需要考察上帝自我启示在历史中的展开方式。这里我们思考的是圣经教导。我们始于“上帝是独一的”这一真理，继而考察父、子、圣灵之间的位格区分如何确立并发展。其次，我们需要从历史角度思考早期教会如何帮助我们理解这些真理。最后，我们将探讨三位一体教义衍生出的某些实践性关联。

上帝是独一的

今天我们可能会觉得奇怪：上帝并没有一开始就先打破还有其他神明存在的观念，然后才开始向人启示自己。当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一族之民后，上帝首先教导他们必须专一效忠于他。十诫的第一条宣告“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出20:3），这并非否认其他神祇存在的可能性。第二与第三条诫命也并未直接驳斥多神论，而是彰显耶和华荣耀的本质。由于任何对上帝的形象化呈现都必然扭曲他的伟大、贬损他的尊荣（出 20:4），故被严令禁止。古代世界的神像通常被塑造为神祇的象征，以使神圣临在更真实地呈现于敬拜者面前。但以某一种形象来呈现耶和华总是不可避免地曲解他的本质——非但不能使他更真实，反而使他显得渺小、可以被控制、丧失了荣耀。因此这些形象被上帝禁止。事实上，唯一与他的位格相符、真实刻画出他的本质、他的性情的形象，乃是在道成肉身中赐给我们的耶稣。

▣ 三位一体

基督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西 1:15）和“神本体的真像”（来 1:3）。这正是基督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约 14:9）的原因。除了道成肉身之外，没有任何事物能准确、完整、真实可靠地彰显上帝的本体与属性。

十诫被置于上帝救赎其子民的背景中——“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出20:2）——这救赎之举不仅彰显了上帝的大能与非凡恩典，更揭穿了埃及异教的虚妄和迷信的徒劳。出埃及记证明他们的神明实为虚无。然而被颠覆的不仅是诸神，更是异教的整个认知体系。

异教神明从不与人沟通，也不启示自我。但异教徒始终畏惧其作为。这些神明干预人间事务，他们的作为往往带来毁灭。诸神反复无常，时而暴戾，常常带来祸害，所以需要人用祭品来安抚。人只能猜测神明的意图，这种直觉又与泛神论的生命观相连——自然秩序与所谓的神明彼此交织。自然界的举动会在超自然领域获得报偿，因而能通过献祭等敬拜形式影响神明的作为。

所谓自然与超自然存在联系纯属虚妄。创世记 1:1 明确表明“起初”之前并无创造。创造并非与上帝永恒共存。在世界被创立以先，上帝独居永恒。宇宙由他创造，万

物都靠他的护理得以存续，并全然倚赖于他。然而，上帝丝毫不依赖这受造的宇宙，他的本体也不可受造界混为一谈（徒 17:24-25），我们更无法通过行为左右他或强求他满足我们的意愿。他完全独立于受造界之外。

这是圣经的出发点。我们必须在这个背景下解读十诫及其后颁布的律法。摩西宣告最大的诫命是“耶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我们要尽心爱他（申 6:4-5）。我们绝不能效忠于任何神明，也不能让任何事物成为我们至高的追求。我们唯独顺服那创造我们又救我们的上帝。这一忠诚的呼召，也是在呼召我们按照圣经所启示的创造秩序来认识自己。单单顺服上帝的呼召基于一个真理：上帝只有一位，并且上帝是独一的（参申32:31-43；诗83:18；86:10）。

这忠诚的呼召立时面临考验。从最早的历史可知，上帝的子民常屈服于异教神祇的诱惑。他们融入周围的宗教环境，贪图别神虚妄的恩惠，因惧怕那些超自然存在可能带来的灾祸而未能全然信靠上帝。随之而来的可怕后果并非来自异教神明，而是因这背信的行为招致了耶和华的审判。

先知们肩负宣告悖逆后果的使命，要求人们坚信一神论、弃绝多神论。以赛亚曾记载上帝之言：“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赛 43:10）；又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赛44:6；

▣ 三位一体

另见 45:21; 46:9) ; “除了我以外, 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 (赛 45:6)。以赛亚宣告说: “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 未曾耳闻, 未曾眼见, 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 (赛 64:4)。既然如此, 上帝必须是以色列生命与异象的中心; 否则, 以色列民将发现自己愚昧地追逐幻象, 终致灭亡。

当我们进入新约时, 这一图景毫无改变。保罗承袭旧约教导脉络, 确认哥林多人相信偶像背后的神祇毫无真实可言, 且“知道神只有一位, 再没有别的神” (林前 8:4; 参诗 115:4-8)。这正是他各处所传的教义。有“一主”和“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的独一上帝 (弗 4:5-6)。事实上, 连鬼魔也承认“神只有一位” (雅 2:19; 参 4:12)。它们在此点的神学知识相当准确, 问题在于它们背叛了自己所知的真理 (参太 4:10)。

这一切对我们而言或许已是老生常谈。今日身处西方的我们不再受异域神明的诱惑, 一神论信仰已在我们的文化中根深蒂固。绝大多数西方社会成员自称相信上帝的存在——至少他们认为他存在。

然而, 我们必须看到, 我们与那个古代世界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 我们也容易受到诱惑, 按照自己对人生意义的理解和直觉来构建出一套自己的信仰。这其实是 1960 年代以来西方最显著的发展之一: 伴随着毫无疑问的世俗主义, 一种显著的、复苏的且出人意料的宗教信仰已经兴起。其引人注目之处在于, 它萌发于长期处于世俗化进程的社会中——这些社会曾以为唯一需要考量的现实仅仅是我们看得见、摸得到、可以经历的

世界。即便如此，仍有一种宗教信仰悄然浮现，它渴望更多、渴望超越现状、渴望生命拥有更丰富的层面。它渴望拥有一扇天窗，能够向上仰望，而不只是拥有一扇窗户，让人水平地眺望这个世界。如今在美国，甚至在欧洲，有八成的人自称具有某种信仰。这当然也包括那些有宗教信仰的人，比如经常去教堂的人。然而许多自称“有信仰”的人并不信教。事实上，他们对一切制度化的宗教形式都怀有敌意。

这种灵性方面的追求如今呈现出多种形态：如新纪元运动中经过净化的印度教、卡巴拉派、激进环保主义，以及各种自创的宗教体系。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泛神论的现实观。这些体系都以不同方式假定自然包容并蕴含着神圣性，并认为我们与上帝建立联系的方式是在自我深处寻见他。他就栖居在我们最深邃的自我中。这正是心理学在诸多此类灵性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原因。

然而，宣告对基督教上帝的信仰就意味着要全盘否定这种文化性的灵性追求。上帝本身是独一的，但他并非与自然合一。他确实托住万有，无处不在，充满受造界的每个角落。然而在他的本体与我们之间，在他的本质与我们的认知之间，始终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界线。我们无法跨越这界线去认识他并得救。我们无法在自我中找到他；他超出了我们凭直觉所能感知的范围。事实上，我们与他隔绝，被排除在他的团契与知识之外。我们绝不可能按自己的条件和时间表来接近他。

不，必须是上帝亲自跨越这界线，我们才能认识他。

主动权在于他，时机也由他决定。而上帝在基督里成就了这一切。基督教历史所持守的信心必须拒绝一切属自然的宗教体系，因为基督徒必须忠于自己信心的对象，忠于那位真存在的上帝，并忠于现实的本相。基督教信仰必须以三位一体的形式表达出来。像那些宗教信仰一样含糊地相信上帝是不够的。我们必须相信独一的上帝；就他的本体而言，他与受造界有着明确的区分，同时他又是三个位格的上帝——圣父、圣子和圣灵。

然而上帝是三位一体的这一真理是逐渐显明的。上帝没有一次把这一真理完全启示出来。从他开始启示自己时就已经有一些关于这一真理的隐约迹象；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直到道成肉身和复活之后，这一真理才完全显明出来。

上帝是三位一体的

几个世纪以来，拉比们一直对旧约中某些似乎指向上帝本体中多位格的经文感到困惑。例如，我们该如何理解创世记前几章中的复数代词？在创造记载中，有这样的宣告：“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创 1:26）。神论及亚当时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创 3:22）。后来在巴别塔事件中，神又说：“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创 11:7）。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些经文中的“我们”一词？又该如何理解稍后拜访亚伯拉罕（创 18:1-21）、并受他敬拜（创18:2-3）的那三位超自然存在？或许最重要的是，我们该如何看待旧约中多次出现的耶和华使者——在某些经文中，他明显具有神性却又与耶和华有区别（如出 14:19-22；士 6:11-24）？

在早期世纪及宗教改革时期的解经中，人们通常认为这些经文是基督道成肉身之前的显现。这种观点确实有可取之处。基督自己曾宣告，以赛亚最严肃的预言之一正是因为这位先知“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约 12:41）。如果以赛亚在道成肉身之前很久就看见了基督的荣耀，那么基督很可能以非肉身的形式在耶和华使者的位格中彰显自己。然而，如果没有道成肉身所带来的完全的启示，我们很难从旧约中看出一套完整的三位一体教义。正是道成肉身使那从永恒就已存在、却只在早期圣经记录中隐约暗示的真理变得无可回避：上帝在本体上是一位，却同时具有三个位格。

基督

我们在此关注的并不是基督的人性。他由圣灵感孕（路 1:35）固然是神迹性的，但除此之外他在各方面都与我們相同，只是没有罪（来 4:15；彼前 1:19）。他必须如此。若要救赎被罪侵蚀的人性，他就必须在一切方面与我們同为子。因此我们读到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加 3:16）和大卫的子孙（罗 1:3），且为女子所生（加 4:4）。然而，我们必须聚焦的，是他作为上帝道成肉身的圣子如何将三位一体显明出来。³

当我们阅读符类福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与路加福音时，最震撼的是基督宣告上帝的国度正是藉着他降临。他的意思就是上帝的统治。这个统治并不是政治性的，而是随着国度的开启，上帝的性情与伟大逐渐被

显明出来，而其明证就是：罪及其后果将被彻底胜过。当然，这个国度如果没有十字架，最终就不可能得以实现；直到基督在末后的日子再来，这个国度才会完全实现。

这段话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虽然我们可以寻求上帝的国（路12:31），但上帝的国唯独由上帝赐下，也唯独由他收回（路12:32；太21:43）。我们可以承受这个国、为这个国祷告，也可以进入这个国；但唯独上帝有权将它赐下。只有他能够建立这个国度。而这一切正在耶稣身上发生。这就是一个公开而明确的信号，表明弥赛亚确实已经来了。上帝如今以人的形体出现。先知们曾看见上帝击散他的仇敌的异象（弥4:11-13；赛13:19），但如今，在这些仇敌背后那终极的仇敌也即将被彻底击败。只有上帝才能胜过这样一个强大而可怕的仇敌。“我若靠着上帝的灵赶鬼，这就证明上帝的国临到你们了”（太12:28）。耶稣即将进入壮士的家，掳掠他的财物，而他确实在十字架上完成了这件事（太12:29；西2:15），从而使他的子民得以脱离捆绑，并从罪中得蒙救赎。

符类福音展现了基督作为道成肉身之上帝被显明的过程，他正是上帝统治得以建立的那位。但他的身份是逐步启示的。因此，在这些福音书中，他的神性更多隐含于其作为而非明述于其言说，也就不足为奇。不过仍有例外，主要见于基督的称号（如人子）及两段关键经文——马太福音 11:25-27 与 21:33-34。在这些经文中，他明确宣告自己的神性。在前一处经文中，他说自己对父有独特的认识——这种认识是唯独子才有的；他还说，万有都已经交在他的手中。这件事是在时间开始以前就已经发生了吗？这

显然是这段话所暗示的。除了这种独特的认识之外，他还承担了一项独特的救赎使命。

然而符类福音书中的记载大多更为隐晦。基督的身份可从其生平事迹中表明——如果他不是完全的神，他就不可能如经上所记那般对撒但（太 4:1-11）、自然（太8:23-27）、疾病（太 9:1-8）与死亡（太 9:18-16）行使权柄。

但约翰福音彻底揭开了符类福音的朦胧面纱。约翰撰写福音书的目的并非阐述基督身份显明的过程，而是直指其本质。正如他所言：“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约 20:31）。全书以耶稣七次“我是”宣言（约 6:35； 8:12； 10:9； 10:11； 11:25； 14:6； 15:1）为架构，这些宣言与神向摩西宣告其圣名时的“我是”（出 3:14； 参约 8:58）遥相呼应。但此处我们需要关注的，是这一真理的概念框架。

约翰在福音书中反复强调：这位神圣的基督是“被差遣”进入世界的。他从“上头”而来，从荣耀降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约 1:14）。耶稣明言差遣他的是父神（5:23）。“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6:38）。他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14:24）。这岂是先知受差般的寻常使命？绝非如此。基督来自“上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这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世界的”（8:23； 参 8:42）。正是从那另一个世界，那属于上帝荣耀的世界（17:5）、属于上帝本体的世界，他被差遣并来到了这里。

基督是从父上帝而来，但在永恒中他就在三位一体的上帝之中。他从亘古以来就与父同在（约17:5）。他说：“我本是出于神”（8:42），而他所要归回的正是圣父那里（16:28）。三位一体教义的雏形在此显明。这位永恒的上帝是独一的。然而耶稣宣称：“我与父原为一”

（10:30），这明确宣告了他就是这位独一真神——当时的犹太听众正是如此正确理解的。但圣父与圣子又彼此有别：父差遣，子降临。

因着对道成肉身的熟悉——每年我们都以欢庆和馈赠来纪念——我们有时会忽略其庄严性。我们喜乐地铭记这是上帝恩典的至高彰显，事实确是如此。“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林后 8:9）。但这一事件本身就是一项恩典的作为。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成就了我们自己无法成就的事。我们的问题不仅在于我们缺乏取悦上帝、蒙他悦纳的德行，更在于我们面对的是远胜过我们的黑暗权势。路德指出，要斩断我们与黑暗的捆绑，必须有一个更大的能力显现并为我们争战。唯有基督这位完全的上帝与完全的人，既在人性上与我们完全认同，又全然担当我们的罪，才能为罪献上挽回祭，并以他无限的大能战胜那个掌控世界的邪恶势力。当基督的生命在十字架上被熄灭时，看似属世的失败实际上是一场伟大的属灵

得胜。欢庆的钟声将在永恒中回响。圣子被差遣而来，道成肉身，得胜有余，如今统管万有（弗1:21-22；腓 3:21；徒 10:36）。

圣父

耶稣从未暗示，新约也从未教导，上帝在救赎意义上是所有人的父——正如自由派新教徒曾断言且许多人至今仍相信的那样。他并非如此。他唯独作那些在基督里之人的父，正如基督所言，许多人正走在引到灭亡的宽路上，只有少数人寻得那引到永生的窄路（太 7:13-14）。⁴ 唯有在基督里、藉着基督才能认识上帝为父，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在基督里。

因此我们不必感到惊讶，在旧约中上帝很少被称为父。以色列民偶尔在称他为“父”的语境下被称为他的“儿子”（申 32:6；耶 31:9；玛 2:10），君王也是这样（如：撒下7:14）。也有几处将上帝与地上父亲作比的经文：“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诗 103:13；参申 1:31）。但直到基督降临，上帝三位一体本体的全貌才清晰显现——有圣父、圣子和圣灵。圣父等候时候满足，就“差遣他的儿子”到世间，继而“差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心里，呼叫阿爸，父”（加4:4,6）。正是藉此光照，我们阅读旧约时才能领受这一真理。

我们对上帝这位父亲认识得有多深，可以检验我们对信仰理解得有多透彻、也可以反映出我们对基督降世的目的认识得有多清楚。如 J. I. 巴刻所言：“基督所

教导的一切使新约成为新约、并使它超越旧约；一切基督教独特的内容——有别于犹太教的内容而言——都可以归结为对上帝这位父亲的认识。‘父’乃是基督徒对上帝的称呼。”⁵

虽然上帝是我们的父，但圣经从未称他为我们的母。诚然有几处经文将上帝比拟为母亲，或特指母鸟。上帝“如鹰搅动巢窝”（申 32:11）；“又如雀鸟怎样扇翅覆雏，万军之耶和华也要照样保护耶路撒冷”（赛 31:5）。上帝宣称自己“像产难的妇人”为子民呼喊（赛 42:14）。“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上帝以反问强调（赛49:15）。隐含的答案是否定的——他对子民的记念，必不亚于母亲对孩子的记念。“母亲怎样安慰儿子，”他说，“我就照样安慰你们”（赛 66:13）。最终耶稣对耶路撒冷感叹：“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如同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太 23:37）。这些及少量其他经文通过明喻建立上帝与母亲的关联——上帝如同母亲，但从未宣称他是我们的母（正如未宣称他是飞鸟）。相反，圣经明确宣告他是我们的父，不仅像父亲，更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比喻直指上帝的本质与身份，不只是说两者相似而已。新约作者从未说耶稣似上帝的羔羊或如救赎主，而是明言他是上帝的羔羊，是我们的救赎主。同理，他们从不言上帝仅似父亲，而反复强调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也正是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时的称谓：“我们在天上的父”（太 6:9）。⁶

因此，为迎合当代性别观念而将上帝重构为兼具父性与母性完全是错误的。此外，用诸如创造者、解放者、安

慰者等替代性称谓来规避父与子的男性化语言，以此描述圣经中的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是极不妥当的。

上帝作为我们天父的真理，正是他自我启示全然绽放之处。再无比这更伟大的认知，再无比这更崇高的宣告：上帝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儿女。约翰惊叹道：“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约一 3:1）。诚然，我们不仅是他的儿女，更是他的“儿子”——无论男女皆被称为“儿子”。这要表明的是，依照当时的继承法，产业与财富唯属儿子承继。保罗频繁使用儿子名分的语言，为我们得出确据：若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被收纳为“儿子”；既被收纳，圣灵便引导我们呼喊：“阿爸，父！”由此我们确知自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罗 8:14-17）。保罗借此宣告：我们已藉基督领受了天上的父的一切丰盛，在基督里所赐予的福分，远胜世人所能得的任何恩典。

无可否认，许多人对地上父亲的体验远非理想。终其一生，伤痕犹在。然而，我们对此伤害的认知本身，正表明我们心中存有良父的典范。正是这典范使某些人深感失望——因他们的父亲与这典范相去甚远。

然而，即使我们在地上的父亲身上有过好的经历，也没有 由因此拒绝称上帝为我们的天父。事实恰恰相反——我们应当感恩，尽管地上父亲常令人失望，

我们却拥有一位永不伤害我们、永不令我们失望、永不遗忘我们、永不抛弃我们的天父，他在基督里永远爱我们——即使在我们最黑暗的时刻，即使当世人都离弃我们之时。

圣灵

圣灵常被称为三位一体中被“遗忘”的位格。人们不禁要问，是谁遗忘了他？但凡定期阅读圣经的人绝不会如此。从创世记到启示录，他的同在和工作都极其显著。然而关于圣灵的启示，是随着我们从旧约进入新约而逐渐展开的。⁷

在旧约中，我们的视野较广阔；在新约中，则更为聚焦。在旧约里，上帝的灵被看见在宇宙性的创造、自然与历史中工作（如创 1:2；诗 104:29-30；赛 40:7），也在个人层面运行。到了新约，一个重要的转变发生了。如今圣灵的工作与圣子的工作以基督降临前不可能的方式相互关联。现在圣灵的工作是将男女指向道成肉身且复活的基督。圣灵藉着光照他们的心思以明白圣经中关于基督的真理，带来确信，开启他们的心相信福音，赐下信心使人信靠基督，并将基督的救赎之工应用在他们身上。在新约的这一焦点下，圣灵工作的宇宙性维度逐渐淡出视野。他仍在万有中运行，但他与基督的联结占据了新约的关注中心。事实上，圣灵与圣子在新约经文中被明确地联系在一起，而这当然不可能在旧约中出现。那位现在是、一直以来也都是“上帝的灵”（罗8:14）的圣灵，如今也被称为“基督的灵”（罗8:9）、“他儿子的灵”（加4:6）以及

“耶稣基督的灵”（腓 1:19）。

这样就显明两大真理：第一，圣灵与父、子具有同等的神性；第二，圣灵既是具有位格的个体，又与父和子有明确的位格区分。

如果圣灵不具备完全的神性，也不与圣父、圣子同为上帝，那么新约怎么可能像这样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呢？例如，耶稣命令我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太 28:19）。保罗在致哥林多人的第二封书信结尾也宣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林后 13:14）。这种并置关系的根本原因在于圣灵与父、子共享同一神圣本体。三位一体各位格拥有相同神性的诸多例证均可佐证：父是永恒的（诗90:2），子也是永恒的（约 1:2），圣灵同样如此（来 9:14）；父是圣洁的（启 15:4），子也是如此（徒 3:14），圣灵更以“圣”为名；父是荣耀的（弗1:17），基督是“荣耀的主”（林前 2:8），圣灵则是“荣耀的灵”（彼前 4:14）；父是真实的（约 7:28），子就是真理（约 14:6），而“圣灵就是真理”（约壹5:6）。当彼得质问亚拿尼亚“欺哄圣灵”（徒 5:3）后，随即指出“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徒 5:4），这丝毫不令人诧异。

因此，圣灵并不只是一种没有位格的力量，也不仅仅是“上帝在行动”这一说法的同义词。他是具有思想、意志与行动能力的位格。耶稣曾对使徒们说，正是圣灵要

“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约 14:26）。他要为基督“作见证”（约 15:26；参罗8:16；来 10:15）。他要“叫世人为罪”自责（约 16:8）。这位曾说话（徒 8:29；13:2；16:6-7；21:11）并赐下口才（徒 2:4）的圣灵，如今也在帮助我们（罗 8:26）并替我们祈求（罗 8:27）。这些事显明：教导、说话、赐予口才、作见证、定罪、引导与代求。除了位格之外，我们还能得出什么结论？这正是上帝本体的第三位格——圣灵的行动。

圣灵在基督道成肉身的生命中，参与了三个最关键的时刻：道成肉身、代赎与复活。首先，是圣灵荫庇马利亚（路 1:35），以超自然的方式在她里面孕育了无罪的肉身，使永恒之道得以与之联合。因此基督绝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人类教师，也不只是一个有深刻洞见而令人折服的导师，他乃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突破。他是独一的。他与其他宗教教师的差异就如同上帝与我们之间的差别那样巨大，他不像我们通常所说的那样“伟大”；他的伟大在过去和现在都是无可比拟的。如果父差遣了子，如果子借道成肉身为“以马内利”（太1:23），那么这项宣教使命正是借着圣灵的工作而成就的。

其次，基督是“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来 9:14）。基督在世上时曾暂不使用某些神圣特权（参腓 2:5-12），但圣灵引导他，在撒但的攻击中扶持他，并最终使他成功完成十字架上的自我替代。他在十架上所作的，是终极而决定性的。这行动无需重复，也永不失效。它存到永远，直到永恒。

第三，基督“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罗 1:3-4）。复活是圣父公开的宣告，并由圣灵成就，证明基督是上帝且已得胜。这宣告了他工作的完成与我们所有属灵仇敌的溃败。基督进入他全权统治的新阶段，不仅凭着至高神圣的能力掌权，更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对邪恶的胜利。因此他现在是教会的元首（弗 1:20-23；彼前 3:21-22）。

上帝的三一性现已清晰可辨。在这独一本体中，有位格有别于子的父，也有别于圣灵的子。子向与他有别的父说话：“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约 17:11）。父也向子说话。父“差遣”他，而基督的工作就是“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约 5:36）。正如我们所见，圣灵密切参与基督道成肉身的各阶段，如今更引导罪人归向上帝本体的第二位格——唯独在基督里才有救恩。这同一位圣灵被“差遣”进入我们心中，向我们的灵作见证。

尽管我们对上帝本体有许多未知之处，但有两点特别需要留意：从永恒以来，在上帝本体内部就存在着爱与交通。

基督曾论及这爱（约 17:26）。如前所述，上帝的三个位格之间有丰富的交通，因此子与圣灵被“差遣”完成使命。默想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我们深知在这个堕落的世

界中我们经历的许多缺失本质上是爱的破裂与沟通的断裂。在这个充满残酷与破裂关系的世界里，我们渴望真实的爱与真诚的交流。然而这样的爱与交流却很难寻得。事实上，圣灵使人成圣的工作部分在于恢复那丧失的、基督样式之爱的能力，以及那在上帝的圣洁丰盛中沟通的能力。我们确实能看到，如果我们完全活在爱中、沟通完全真实坦诚且充满慈爱将会是何等光景。我们确实已开始部分地体验到，将来我们的这些能力完全复原时会是何等模样。然而，我们所领受的仅是部分，仍切盼上帝在我们里面救赎工作达到完全的时刻来临。我们正迈向那自永恒以来就在三位一体中显明的未来。

其次，我们所见圣子与圣灵之间深刻的相互关联，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检验教会中宣称的准则。我们常听闻人们讲述上帝在教会内外的的工作，或他对个人所说的话。针对这些宣称，这里有一个简单的检验标准：作为上帝“一直在运行”的结果，我们是否看见基督被高举？关于他的真理是否扎根？人们的眼睛是否被开启，敬拜是否随之而来，对罪的悔改是否发生？

如果圣灵是执行父神旨意、成就基督道成肉身与受死的执行者，且如果圣灵的工作如今与圣子的工作相互关联，那么当基督及其工作未被尊崇时，我们就不能宣称圣灵在运行。如果基督的生命、死亡与复活未被置于中心，如果我们的眼目未被引向他，如果我们未认清必须离弃罪

并全然信靠他，那么圣灵尚未运行。唯有当男女离弃自我、以信靠归向基督时，我们才能确实地说：这是上帝的工作。

上帝的本体本为一，但这独一的本体中却存在三个有自我意识的中心：圣父、圣子与圣灵。神学家查尔斯·贺智如此定义位格：“一个能自称‘我’、能被称作‘你’、能行动也能承受行动的理性主体”。⁸这正是我们在三位一体中看到的——圣父、圣子和圣灵之间的位格彼此相交，都存在于上帝独一的本体之内。

这是极深的奥秘，也是确切的真理。或许有人因难以理解而想要将其搁置，视之为超越人类理性且与基督徒信心无关——这种想法实在是大错特错。福音的“简易”仅在于：最单纯的人也能藉圣灵运行，通过圣子工作，领受足够真理而得父神接纳；但福音绝不是浅薄的。人们有时将其简化，但它始终是人所能遇见的最深刻的真理。这个真理把我们的罪带到上帝面前，使我们与他的圣洁相遇，因此也使我们直接面对那位无限的上帝。福音虽然简单到连最单纯的人都能够明白，却也深奥到没有人能够完全测透其中的深度。我们不能为了强调福音的简单就牺牲它的深奥，否则我们会陷入肤浅；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为了强调福音的深奥而失去它的简单，否则福音就不再是给所有人的信息，而我们也会逐渐变得与现实脱节。

三位一体的定义

远在新约正典形成之前，教会中就已存在异端。保罗确实曾论及此事，他必须直面异端，并预见教会将来需要抵御异端的日子。在以弗所长老的告别演说中，他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徒 20:29）。他所指的正是假教师。约翰也警告说，敌基督者的灵已在教会中蔓延——这正是某些教会成员否认真实道成肉身背后的根源（约 1:22；4:3）。

这种过程与这类攻击持续肆虐，但在第四世纪初期亚历山大的长老亚流的教导中达到了尤为关键的节点。他的教导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新颖之处，也谈不上特别高明，但他有一批追随者，这正是问题所在。我们或许可将他视为耶和華见证人的先驱。

他的观点是：基督不是上帝本体中永恒的第二位格，而是在创世之前的某个时间点被造的。他是受造而不是受生的。

表面上看，这是对基督神性——因而也是对三位一体——的攻击。但亚流有其诡辩之处：他认为神性可以有不同的分层，因此可将基督视为上帝的能力，即上帝通向世界的中介，但这种能力不等同于父神的本体，且低于父神。这极可能是渗入亚流的异教思维模式。至少，他是理性主义的。他利用了以下两者之间的差异：一方面父神在本质上是永恒不变的，另一方面圣子在

成长的过程中，确实发生了改变。因此，子与父是不同的，子不可能与父同享永恒。子必然是在创世之前的某个时刻被造的。

随着这种教导开始不断发展壮大，并与异教的思想以及那些敌视基督教信仰的犹太人结成联盟，教会发现自己再次面临一项严峻的挑战，而这项挑战甚至威胁到教会自身的存亡。它虽以巨大牺牲挺过了罗马皇帝发动的外部迫害，但此刻却要应对更为棘手的内部挑战——假教师的威胁。

全体教会领袖如同当年使徒与长老在耶路撒冷聚集（徒 15:1-35）那般召开会议应对危机。但这次会议规模远超使徒时代，并于公元 325 年制定了具有决定性的《尼西亚信经》。该信经被罗马天主教、东正教与新教等基督教主要宗派共同接纳并沿用至今。

最紧迫的是必须界定基督神性的性质，因这正是遭受正面攻击的教义。但此攻击本质上也是对三位一体的否定。因此信经将大部分篇幅用于阐述基督的位格，大公会议所说的仅仅是他们相信圣灵。但后来，这一不足得到了补足；在圣灵完全的神性遭到否认之后，教会明确宣告了他的完全神性，而这种否认与此前对基督神性的否认十分相似。

关于基督，大公会议宣告“子是从父的实质所生”，这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是一种很难理解的表述。大公

会议是否表明基督与父神具有相同的本质？尼西亚教父们面临的困境在于：无论他们采用何种圣经语言来表达“子与父具有相同神圣性”的信念，亚流派总能找到曲解或规避的方式。他们愿意接受这类表述，然后按自己的方式诠释。因此，尼西亚教父最终采用了一个圣经之外的词汇本体相同（希腊文*homoousios*）来表明立场。这词汇表明父与子共享同一神圣本体，二者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同为上帝。尼西亚会议起草者继而用“出于神而为神，出于光而为光，出于真神而为真神”等短语强化了这一真理。

这一核心宣告随后通过相关论述得到巩固——即子“受生而非被造”。这类表述在当今或许不如往昔那般清晰有力，因这些短语曾承载重大神学分量。受生与创造的区别在于：前者产生同质存有，后者则否。譬如飞鸟所生仍是飞鸟，生育者与被生者本质相同。但这迥异于创造之工——雕塑家所造雕像与原型人物截然不同。即便雕像精确复刻某人形貌，无人会将雕像与其原型混淆为一。基督是受生的，非受造的。既然同类相生，基督的神圣本体便与父神的神圣本体完全相同。

这场争辩后的第五世纪，当教会脱离亚流派掌控时，一份总结共识的信经应运而生，即《亚他那修信经》。它部分宣告了普世教会的共同信仰：

我们敬拜在三一上帝中的独一上帝，也敬拜在独一上帝中的三一上帝；既不混淆三个位格，也不分割上帝的本体；因为父是一个位格，子是另一个位格，圣灵又是另一个位格。然而，父、子、圣灵的神性却完全相同……因此，父是上帝，子是上帝，圣灵也是上帝；然而，并不是三位上帝，而是一位上帝。父、子、圣灵的神性完全相同，他们同享荣耀，同为永恒……在这三一之中，没有谁在时间上先于或后于另一位，也没有谁比另一位更大或更小；三个位格同为永恒，并且彼此同等……因此，我们当敬拜在三一上帝中的独一上帝，也当敬拜在独一上帝中的三一上帝。

按照我们今天的标准，这似乎有点复杂，然而这些观念并没有那么难懂。事实上，它们是基督信仰的核心。

今天，我们身处西方，不再受多神论思想的迷惑，不再去想“创造之先的受造物”，也不再去想那个“虽有神性但与父并非在同一意义上是神”的子。除了耶和华见证人之外，这类思辨已经销声匿迹。如今的人们要么相信基督的神性，要么选择不信。

我们容易陷入的误区则有所不同。这就是形态论（modalism）的诱惑，这也是这部信经所针对的另一种异端。人们习惯于把三位一体简单地视为上帝向我们显现的三种方式，这就好像他只是戴上了暂时的、不持久的面具。这种观点假定，这些不过是他自我启示的三种途径罢了。按照这种看法，圣父、圣子和圣灵并不是三位永恒且彼此永恒有别的位格；相反，他们只是同一位上帝的三个阶段，或者说是三个“面相”。

当今教会中有许多人是无自觉的形态论者。即便他们使用三位一体的术语，也多半毫无实质意义，仅仅是沿袭听闻的说法。他们所信的其实是“一位上帝”——时而称之为父，时而称之为子，时而称之为圣灵，仿佛这些不过是同一实体的不同名称。这种混淆甚至体现在教会中听到的某些祷告里：似乎十架受难的是父抑或是子都无关紧要；我们是通过子还是通过圣灵来亲近父也无足轻重；倘若有了圣灵，父与子是否变得疏远甚至无关紧要也都无所谓。

这种混淆看似无伤大雅。诚然，背后并无恶意。但我们对三位一体教义的理解含混不清、表述模糊、对建立此教义的圣经真理缺乏确认，这都预示着未来更严重的混乱。因为它显明我们已偏离圣经教导多远，或是我们对待圣经多么漫不经心，对个人属灵体验和自我表达方式何等宽容。正是这种对圣经的偏离可能预示着不乐观的未来。我们如果摒弃上帝所启示的三位一体，就必然丧失上帝所确立的基督教信仰。

信仰实践

因为这三位一体之上帝的教义贯穿基督教信仰的整个脉络——或者说，我们是否该这样讲：基督信仰源于三位一体，因此它的形态也必然是三位一体的？——正因如此，它为我们的许多实践提供了根基。至少，它本

该如此。在此我只能通过两方面来说明这一点：传福音与祷告。不过这些原则适用于基督徒生活中更广泛的领域。

福音

三位一体与福音的关联，在以弗所书 1:1-14 中得到最为深刻的阐述。此处福音明确与上帝本体的三个位格相关联。救恩源于圣父的拣选之工——在“创立世界以前”，他就“拣选了我们”（1:4）。这救恩由圣子成就，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1:7）。当我们因圣灵内在光照之工相信福音后，便“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1:13）。这就是圣父、圣子与圣灵协同的工作。

然而这段经文的内涵远不止于此。如果圣父是拣选的创始者，圣子便是其途径，圣灵则是其执行者。由此我们看见上帝的旨意正在实现（1:5,9），因为他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1:11）。但圣父拯救的旨意并非仅是宣告的抽象预旨，保罗反复强调这旨意是借着基督完成的。事实上，我们唯有在基督里并透过基督才能认识这旨意（1:9）。这旨意只在基督里显明，我们必须在他里面才能知晓圣父的旨意。我们惟独在基督里蒙福（1:3,6），惟独在他里面被拣选（1:4,11）、得救赎（1:7）、进入盼望之境（1:12）。我们得以看见，复活后的基督已“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1:21），以新方式施行他的全权。如今我们的爱、信心与盼望都聚焦于他。

如果不是圣灵开启我们的眼睛，使我们如同吕底亚一般（徒 16:14）能留心听上帝话语中所宣告的真理，并信靠接纳，这一切我们都无从知晓。事实上，正是圣灵将我们过去被父神拣选的恩典（1:4-5），与现今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代赎的作为（1:7），以及将来在上帝荣耀同在中“得基业”的盼望（1:14）联结起来。因此，圣父、圣子、圣灵在救赎失丧罪人并引领他们进入荣耀的同事工上全然合一。

福音绝非仅是寻得盼望或意义，作出承诺或经历重生。它包含这一切，因为它首要关乎我们藉基督十架之功与圣父和好——我们原本与他隔绝，如今却得蒙赦免并认识他。这并非始于我们的选择，而是源于父神的定旨。如果不是父神拣选之工，无人能得救；而今因这恩典，正有人不断得救。如果不是圣灵光照之工并施行基督为我们赢得的救赎，我们将既看不见、也不渴求自己最需要的恩典。父神的拣选、圣子为我们并代替我们的牺牲、圣灵对这工作的施行，无不提醒我们：除却需要被救赎的罪，我们对自身救恩毫无贡献。上帝——圣父、圣子、圣灵——已成就一切，且自始至终全然成就。当我们思想福音时，这些关联应当立即浮现在心智中。如果我们脑海中浮现的上帝形象已经失去了其中一些关联，那么，我们对福音的理解也就相应地发生了偏差。

当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何等辽阔高深，看到上帝借着圣子向我们彰显了何等深沉的爱时，难道我们不应该

感到惊叹吗？然而这一切对我们的影响却微乎其微。很多时候上帝的身份与作为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做了什么。教会里充满了与“决志信主”前生活几乎无异的人。2006年乔治·巴纳发现，仅有15%的“重生”基督徒将上帝视为生命首要优先。这实属丑闻。我们必须谨记：上帝拣选的目的乃是“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弗1:4）。如果缺乏这种正直的品格——这种本应因基督临到我们的恩典而产生的以上帝为中心的生命——基督教信仰便极大地蒙羞了。

为什么许多人能认可基督教信仰要义，却活得仿佛从未听闻福音？原因有很多，但可以确定的是：我们整个消费驱动、娱乐导向、技术活跃的文化，正使人陷入彻底自我中心的境地。其成因与运作机制虽复杂，但影响已遍及当今教会各处。即便承认上帝与正统教义，生活的其他领域仍被自我中心所主导——这个只认可自我感受与个人选择为真实的位格。现实成为我们定义的产物，而我们总倾向于将现实锚定于此时此地，关乎买卖占有，关乎享乐安逸，远离一切不便。在这种自我构建的环境与自我中心的心理中，无论我们如何自诩正统，上帝都变得无足轻重。许多教会完全屈服于这种现代思潮、这种消费主义心态。从阿米念主义到改革宗，不同宗派的教会中都能看到这种现象。

▣ 三位一体

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基督消失了，而基督信仰也变得与我们那无孔不入的消费文化毫无二致。福音被贬低得不过是一种自助疗法的商品，基督教则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它并不比任何其他生活方式更真实，也不更具吸引力——仅仅成了我们在需要时随手套上的一件外衣。

显然，仅仅明白三位一体的圣经教义，知道圣父、圣子与圣灵如何通过福音成就其神圣使命还不够。这种知识必须与对我们文化本质的深刻认识相结合，看清它如何扭曲我们看待世界、自我以及最重要的——看待上帝的方式。缺乏这种洞察力，文化就会掳掠我们的福音，使上帝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若不明白福音的本质及其如何彰显圣父、圣子与圣灵的旨意与作为，我们就无法对抗消费文化正在取代上帝地位的现实。当今我们亟需在这正统教义与文化洞察力上同时更新。

祷告

圣灵赐予我们作为天父儿女的尊贵身份，以及对这一身份的亲身体验。以弗所书的开篇部分谈到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现在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我们该如何切实地活出这一身份。具体而言，这里关注的焦点是它与祷告的关系。而祷告正如福音一样，是由三位一体的上帝的本质所塑造的。

然而这绝不是机械的重复。在我们已注意到的两段非凡的经文中，保罗深化了祷告的意义，这是我们不可忽视的。

在这两段经文中，保罗都论及我们因圣灵的工作而确知自己是上帝的儿女。在加拉太书 4:6，“他儿子的灵”被差遣进入我们心里，呼叫“阿爸，父！”；罗马书 8:16-17 则告诉我们，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

如果 ☒ 看这两段经文，我们或许会疑惑这个未翻译的词“阿爸”实在地意味着什么。我们该怎么理解它？然而，它在圣经叙事中有其语境——客西马尼园。耶稣当时极其忧伤，他正经历极限的试炼，便向父祷告说：“阿爸，父阿，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可 14:36）

正是耶稣在此刻与父深切相交时所用的语言，如今被植入信徒的灵魂。那被“差遣”进入我们心里的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他亲自在我们最深处发出这呼喊，将我们引向天父。

从保罗书信的这些话语中，我们至少应该得出两个结论：首先，上帝的旨意是要我们确知自己作为他儿女的身份。这是我们需要在内里经历的。圣灵的确据或许会在不同时间以不同方式临到——他知道我们何时最困惑、被苦难压伤、渴望在处境中寻见上帝的引导；也知道我们在偏行己路时，我们是何等抗拒这种确据，既不要也不去寻

求它。但无论我们生命境遇如何，基督——我们的牧羊人——深知如何引导我们，也知道将我们引向何方。圣灵已被赋予这工作，向我们确证此事。正因如此，当我们向天父举手祷告时，便能满怀信心地昂起头来。我们是他所爱的儿女！

其次，保罗的这些话不仅向我们保证必蒙天父垂听，更鼓励我们来到他面前。世间哪一位配称为父亲的，会漠视自己的儿女、不愿倾听他们、或随时抛弃他们？耶稣说，我们世上的父亲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知道吗？阿爸一词正传递此意，或可译为“至亲之父”。这是饱含情感的称呼，流露亲密无间的语气，正如我们在圣子与圣父的关系中所见的典范。

既然如此，我们理当常在祷告中来到天父面前！当如孩童奔向地上的父母一般，为喜乐向他献上感恩，在他面前倾吐忧伤，寻求他的国度，并将自己献于他的侍奉。

关于上帝荣耀的本体与三位一体的本质，我们现今所知的不过是沧海一粟。我们站在浩瀚海洋的边缘，仅能望见海岸线。虽无法眺望地平线之外，却可全然确信：上帝向我们自我启示之外的未知，必与已知完全一致。纵有无限奥秘，我们断不可轻看已领受的恩典。如果离了三位一体的上帝——一位本体、三个位格——我们就失去了圣经所启示的上帝，也丧失了基督教的信仰。紧紧抓住上帝所

赐给我们的恩典，珍视它、活出它并传扬它，便是我们在这短暂尘世生命与朝圣途中的使命。“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罗 11:36）。

愿荣耀归与圣父、圣子、圣灵：从太初到如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注释

1 Benjamin B. Warfield, *Biblical and Theological Studies*, ed. Samuel G. Craig (Philadelphia: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1952), 35.

2 John Hick, *God Has Many Names*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82), 107–9. 希克有时仍然保留“三位一体”这一语言，但例如，他把基督看作存在于其他宗教中的那位不可知的存在，并认为这些宗教都是对那位普世之灵的回应。另见他的著作：*A Christian Theology of Religions: The Rainbow of Faiths*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1995).

3 在接下来的小节中，我总结了我最初写于 *The Person of Christ: A Biblical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of the Incarnation* (Wheaton, IL: Crossway Books, 1984) 中的观点，并将其扩展至 *Above All Earthly Powers: Christ in a Postmodern World*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5).

4 上帝有时被称为万有之父，但这仅指他是万物的创造者。参见徒 17:28–29；弗 3:14 及以下；来 12:9；雅 1:17。虽然上帝在此意义上是万有之父，但罪人拒绝承认这一事实，并抗拒这一知识的属灵含意（罗 1:18–21）。

5 J. I. Packer, *Knowing God*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1973), 201.

6 一些女性主义作家试图将上帝界定为女性，这种尝试无一例外地导向了泛神论。参见 Elizabeth Achtemeier, *Nature, God and Pulpi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2), 20–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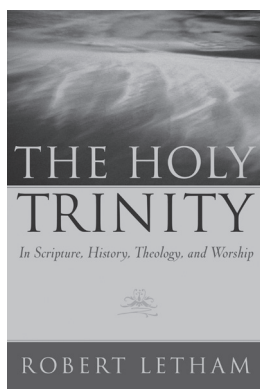
■ 三位一体

7 在接下来关于圣灵的位格与工作的章节中，我表明了自己对洛桑世界福音化委员会所组织的一次相关主题咨询会议的借鉴与感谢，我后来将之写成了 *God the Evangelist: How the Holy Spirit Works to Bring Men and Women to Faith*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7)。

8 Charles Hodge, *Systematic Theology* (3 vols.; repr.,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52), 1:444。

9 《尼西亚信经》的制定者用简短的结语概括了亚流的教导。这部分内容虽曾被纳入信经，但现今通常予以省略。其内容如下：“至于那些说‘曾有一时他不存在’、‘受生之前他不存在’、‘他是从虚空中受造’，或宣称‘上帝之子具有不同实存或实质’、‘是受造之物’、‘或是会改变或转化’的人——大公教会对这些人予以革除。”

P&R 出版社关于三位一体的著作



罗伯特·莱瑟姆撰写了一部考证详实的著作，论述那位“全然超越且不可测度者”。在考察该教义的圣经根基后，他追溯了其直至二十世纪的历史发展，并探讨了四个核心议题：三位一体与（1）道成肉身、（2）敬拜与祷告、（3）创造与宣教、（4）位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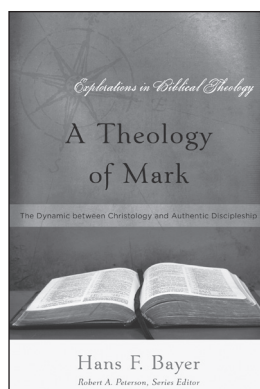
“在这部杰出著作中，莱瑟姆将我们的目光重新引向上帝，带领我们进入他三位一体的本体中所有的奥秘与荣耀。借其敏锐的神学洞察力，莱瑟姆为我们呈现了一部改革宗神学的扛鼎之作。”

——辛克莱·B·弗格森，南卡罗来纳州
哥伦比亚第一长老会主任传道人

“这部著作扎实稳健、全面透彻，既兼收历史的智慧又紧贴当代的争论，且字里行间洋溢着颂赞神的基调。这是迄今为止你能找到的关于三位一体最优秀的大型教科书，并且在未来的许多年里，这一地位势必依然稳固。”

——J·I·巴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
亚省温哥华维真学院神学教授

P&R 出版社其他神学著作



真诚的基督徒对门徒训练有着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进路侧重于遵循特定的步骤、门训关系、属灵操练，或是采取理性的视角，但这些定义是否源自圣经整体的价值观？它们是否强调耶稣对门徒训练的教导？

拜尔通过探讨耶稣训练门徒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当对上帝的认知与对自我的认知被福音塑造时，将如何促成和好的关系与彻底的门徒生命。

“这是神学与圣经注释的典范——植根于有力的经文洞见，并严谨地应用于当代门徒训练。其见解深邃；其恩典甘甜。”

——布莱恩·柴培尔，密苏里
州圣路易斯市圣约神学院



“威尔斯以非凡的清晰性、简洁与活力，呈现三位一体的奥秘、美与必要性。他还揭示……淡化这一基督教信仰核心特征的重要性所导致的危险。”

■ 布莱恩·柴培尔，圣约神学院

“我多希望当年读神学时就有这本书。它能省去我数小时的阅读，并帮助我把握这一核心教义的精髓。这是我读过的关于这一关键教义最精辟的概述。”

■ 阿利斯泰尔·贝格，俄亥俄州查格林福尔斯公园侧教会

三位一体那深奥难测的本质常常使我们困惑——尤其是因为圣经中没有单单一处经文能将之全盘解释清楚。早期信经的撰写旨在统一教会对该教义的信仰，然而直到今天，人们在理解它时依然倍感艰难。

这本小册子纵览整本圣经与历史，深入探讨了关于三位一体的教导。它阐述了上帝如何既是独一的又是三位一体的，进而对三位一体的定义及其对我们基督徒信仰实践的含义进行了梳理。

信仰基要系列小册子旨在向读者介绍基本的改革宗教义与实践。在教会治理与实践的问题上，它们体现了这一神学框架；但在其他方面，它们适用于各种教会情境。

F. 是戈登·康维尔神学院的杰出资深研究教授。

